枝繁叶茂的中间

影院穹顶的巴洛克纹饰在黑暗中舒展,长时间曝光的影屏只剩下中间。

那天斯特鲁加茨基其实没跳下去，只是探头看看。那是在阿美利加湾和纳霍德卡湾之间，从小生长起来的地方。可能是不愿意投身于其中单独一边，斯特鲁加茨基在阿美利加湾西南角散步的时候喜欢沿着陆地和湖的中间走：占据两种颜色的感觉很孤独但是一种颜色又显得单调。斯特鲁加茨基搓了搓自己猎装肘部结冰了的布丁毛球，心里好受多了。他不想走在中间，在中间走有时候是迫不得已。

中间，在斯特鲁加茨基看来不是左也不是右。他小时候不信这个，说是没有正正好好，偏一厘米也是偏，不算中间，就像他以前不喜欢舞台的中间，被所有人的目光挤在一起，羊毛衬衣在胸前崩的很紧。现在有一种顺滑感，也许是雨雪渗进裤脚导致他这么想的。

俄罗斯北部的锡霍特阿林山脉永远是那样热烈，是西伯利亚荒野的呼吸，裹挟着针叶碎屑的刀刃。斯特鲁加茨基在阿美利加湾和纳霍德卡湾之间迈进，于是破土而出的绿茎持续攀升鹿皮靴陷进雪里时，十四岁那年的舞台聚光灯——光斑中，前排女生后颈绒毛被照成金线，像西伯利亚荒原上被风压低的针茅草，胸腔里热流配上了脚底冰壳的脆响缠绕住他的左手大臂。"中间地带不过是懦夫的遮羞布。"然后是右手大臂。二十五岁的斯特鲁加茨基在咖啡的蒸汽里写下这句话。暗红色墨迹顺着纸纤维蔓延，如同此刻冻土下暗河裂开的纹路。他记得玻璃窗上呵气的雾凇枝繁叶茂的图案，与对面那人睫毛投下的阴影严丝合缝地重叠，就像锡霍特阿林深林将暮色切割成两半。雪夜苔原卡车驿站的流星突然带斯特鲁加茨基回到了若干年前那句“喜欢你”缠绕住全身，就被北风揉碎的呢喃化进星空 -- 那是纳霍德卡湾初春解冻时，冰层裂痕在暮色中的投影。茂盛的所有藤蔓不带一丝棱角，最初始最优化状态的，非左非右的。

那一刻斯特鲁加茨基好像泡在了水里，冰冷开始聚拢，然后慢慢地在大海中间沉下去，最原始的，沉至中间。